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ies, NO.1, 2008

国际关系研究 2008 年 · 第 1 辑

总第 8 辑

中国成长的 国际经济政治空间

黄仁伟：关于战略机遇期和战略十字路口的再探讨

李祥为：中国的国际责任与国际权益

钱运春：中国需要形成应对国际“话题”的机制

焦世新：建构主义视角下的国际机制功能

张健荣：普京执政期的俄印关系评析

张屹峰：美国“大中亚计划”及其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影响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院

时事出版社

国际关系研究 2008 年第 1 辑 总第 8 辑

**International Politic and Economic Space of
China's Development**

中国成长的国际经济政治空间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院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成长的国际经济政治空间/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院编.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8. 4
国际关系研究·2008年·第1辑 总第8辑
ISBN 978-7-80232-152-6

I. 国… II. 上… III. ①国际关系—研究 ②中外关系—研究
IV. D81 D8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44710 号

出版发行: 时事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 编: 100081
发 行 热 线: (010) 88547590 88547591
读者服务部: (010) 88547595
传 真: (010) 68418647
电 子 邮 箱: shishichubanshe@sina. com
网 址: www. shishishe. com
印 刷: 北京百善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9.25 字数: 233 千字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8.80 元

编辑委员会

主任：黃仁伟

副主任：张幼文 潘 光 周建明 刘 杰（常务）

编 委：王少普 刘 杰 刘 鸣 余建华 吴前进
张幼文 周建明 姚勤华 黃仁伟 潘 光
蔡鹏鸿

主 编：刘 杰

副主编：吴前进 胡 键 傅 勇

目 录

目 录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中国探索

- 关于战略机遇期和战略十字路口的再探讨 黄仁伟 (3)
中国经济发展的溢出效应：对世界市场和
 国际体系的双重投射 刘杰 (29)
中国的国际责任与国际权益 李祥为 (48)
中国需要形成应对国际“话题”的机制 钱运春 (65)

中国成长的国际经济空间

- 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面临的若干
 问题 欧阳欢子 (75)
由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看 G8 对多边贸易
 体制的推动和影响 刘晓喆 (91)
从巴西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看中国特色
 城市化道路 万瑜 (106)



中国成长的国际经济政治空间

信息技术空间中的权力关系与资源分配

- 互联网全球治理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杨 剑 (118)
全球化进程中的社会群体、潜在冲突与政策反应
——基于中国案例的政治经济分析………… 孙伊然 (142)

中国成衣国际贸易状况

- 中国和平发展：一种软力量的体现 虞卫东 (167)
普京执政期的俄印关系评析 张健荣 姚勤 (181)
从“超脱”到“介入”
——从 2006 年黎以危机看中国中东
外交转型 王震 周国建 (200)
美国“大中亚计划”及其对上海合作组织
的影响 张屹峰 (218)

中国成木中国国际馆

- 建构主义视角下的国际机制功能 焦世新 (239)
当前独联体国家加强对西方非政府组织的管理：
 特点、经验与不足
 ——兼论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刘锦前 (258)
中亚国家移民问题析论 罗爱玲 (276)

Contents

Contents

China's Explora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 Re-discuss the Period of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and
the Strategic Crossroad *Huang Renwei* (3)
- The Spillover Effect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Liu Jie* (29)
- The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 Rights and
Iterests of China *Li Xiangwei* (48)
- China Having Ned of Forming the Responsive Mechanism
to International "Topic" *Qian Yunchun* (65)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pace of China's Growth

- Several Problems Facing China-ASEAN FTA
Establishment *Ouyang Huanzhi* (75)
- G8's Promotion and Effect to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Viewing from Doha Round ... *Liu Xiaozhe* (91)
- Viewing the Urba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Problems of Cit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中国成长的国际经济政治空间

- in Brazil *Wan Yu* (106)

Power Relationship and Resource Distribution in the
Spac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Yang Jian* (118)

Social Groups, Potential Conflicts and Policy Reactions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Sun Yiran* (142)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pace of China's Growth

- The Peaceful Development of China: A Embodiment
of Soft Power *Yu Weidong* (167)

The Review of Russia-India's Relationship under Putin
..... *Zhang Jianrong and Yao Qing* (181)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Middle East Diplomacy
as Viewed from the Crisis between Lebanon and
Israel in 2006: From "Outside" to Inside
..... *Wang Zheng & Zhou Guojian* (200)

US's "Great Central Asia" Strategy and Its Impact
on SCO *Zhang Yifeng* (218)

Reference of China's Growth to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 A Constructivism Perspective about the Function of
International Mechanism and Its Impact on China
..... *Jiao Shixin* (239)

CIS's Managements of Western NGO *Liu Jinqian* (258)

On the Problems of Immigration in Central
Asian States *Luo Ailing* (276)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中国探索





关于战略机遇期和战略 十字路口的再探讨

黄仁伟*

内容提要：中国的战略机遇期与其说是主观创造的，不如说是客观提供的。判断客观环境和力量对比的变化趋势，是我们预测战略机遇期的关键。能否把战略机遇期保持到 2020 年并争取再延长 10 年，这个命题需要历史经验的纵向考察和国际环境的横向考察相结合，才能做出比较合乎客观趋势的预测。

五年前，国内学术界对“战略机遇期”概念曾经有过争论，这个争论和“中国崛起”概念结合，成为当时“中国和平崛起”讨论的焦点。回过头来看，这场争论的意义在于大大深化了中国走向世界强国的道路、环境、条件认识。但是，我们仍然远远不能穷尽对于强国崛起规律的认识。这里讨论的是两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概念：“战略机遇期”和“战略十字路口”。

*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中国成长的国际经济政治空间

如果我们把 1980 年至 2000 年的 20 年作为中国发展的“第一个战略机遇期”，把 2000 年至 2020 年作为“第二个战略机遇期”，那么现在我们仍处于“第二个战略机遇期”的中间阶段。预测 2020 年以后的“第三个战略机遇期”，实际上也是将第二个战略机遇期再延长 10 年。根据第一、第二个战略机遇期的经验，我们应当有 10 年至 20 年的提前量，才能较有把握地选择战略方向，才能在瞬息万变之际抓住机遇，才能在危机来临之际将其转变为机遇。

一、“战略机遇期”的世界历史经验

顾名思义，“战略机遇期”就是一个大国发展所获得的充分有利条件的历史时期，或者说是某个大国在同一个时期中获得比其他大国更多的发展条件，从而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走完其他大国以较长时期才能实现的发展历程。这些条件并不是那种常规的、可以重复的发展环境，而是一系列稍纵即逝、不可重复的历史机遇。如果抓住并充分利用这些机遇，那么这个国家就可能实现超常发展，甚至远远领先于同时代的其他国家。反之，则可能失去跳跃式、跨越式发展的机会，甚至于走向难以挽回的“滑铁卢”。

在世界近现代史上，抓住“战略机遇期”的典型案例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当时美国所得到的历史机遇之多、之集中、之重大，即使在今天来看也是叹为观止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通过南北战争实现了国家的完整统一，形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内市场。从政治上说，这场战争消除了美国内部与英国保持利益关系的南方奴隶主集团，这就使美国避免了卷入欧洲列

关于战略机遇期和战略十字路口的再探讨

强争霸的漩涡，也切断了英、法等欧洲强国干预美国内政的通道。从经济上说，整个美国西部的完全开放，横贯大陆铁路的修建，大湖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吸引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欧洲移民浪潮、欧洲资本投入和欧洲技术转移，美国成为欧洲先进生产要素最为集中的场所。经过“第一个战略机遇期”30年左右的时间，美国终于超过当时的“世界工厂”英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在外交上和军事上，美国充分利用西班牙帝国的没落无能，一举夺得在古巴和加勒比海地区、在太平洋心脏地区的夏威夷群岛、在东亚的菲律宾群岛的控制权；又利用法国金融资本集团的困境，取得在巴拿马运河区的控制权。这样，美国不仅成为北美大陆的唯一大国，而且获得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战略通道，成为称雄大洋的海权国家。从美西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20年时间，美国又经历了第二个“战略机遇期”，既避免了与欧洲列强的直接对抗，又将其战略影响力扩大到东亚和地中海地区；既保持了经济领先的势头，又迅速弥补了自己在军事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方面的结构缺陷，实现了真正的“美国崛起”，奠定了20世纪美国霸权的坚实基础。

丧失“战略机遇期”的典型案例就是与美国同一时期崛起的德国。19世纪中叶，德国在“铁血宰相”俾斯麦的领导下抓住各种机遇，通过三次战争和关税同盟完成了国家统一。到19世纪70年代，在欧洲大陆上已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同德国相匹敌。此后，德国获得了30年左右的“和平发展”时期，而同时期的法国和俄国都处于不稳定状态。俾斯麦作为战略家，意识到这是德国统一后出现的极为难得的战略机遇期，而要抓住战略机遇的关键在于德国必须保持与周边国家的和睦相处。为此，俾斯麦制定了稳定欧洲的“大陆政策”，以抵消当时英国挑拨欧洲大陆列强纷争的“均势政策”。但是，年轻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却不以

中国成长的国际经济政治空间

为然，他把俾斯麦的睦邻政策看作是“昏庸老朽”，狂妄地提出与英国争夺全球霸权和战略空间的“海洋政策”。威廉二世对俾斯麦政策的改变很快引起欧洲大国的警觉，纷纷结成反德联盟以图遏制其战略企图。德国的周边环境迅速恶化，这又迫使德国以更加疯狂的扩军备战来应对。虽然德国在 20 世纪初的 15 年内还没有同英国战略摊牌，但是它已经走上同当时的霸权国家英国进行战略对抗的道路。英国的均势政策在欧洲大陆得逞了，德国的“战略机遇期”被威廉二世葬送了。后来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就是德国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使欧洲特别是德国人民蒙受了巨大的灾难。

延长“战略机遇期”比抓住战略机遇期更加复杂。在一次大战后，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点”并建立“国联”，回国后被国会的孤立主义势力所否定。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这使美国失去了领导世界事务的一次战略机遇。其实不然。现在看来，美国在一战后的外交收缩在客观上延长了它的战略机遇期。再度避免卷入欧洲大陆的军事集团抗争，对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取得欧洲事务的主导权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由于美国和欧洲的相对隔离，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所引发的法西斯主义浪潮未能冲垮美国民主制度，却使罗斯福新政得以成功实施。美国提供了走出传统资本主义绝路的现代资本主义模式，对整个西方的战后发展都有深刻影响。这是更为深远的美国“第三个战略机遇期”。而战后的苏联却在获得战略机遇期的背景下丧失了战略机遇期。苏联的发展路径令人惋惜，其原因很复杂。最关键的是苏联领导人对全球力量对比和发展趋势的判断失误，某种意义上重复了德国曾经犯过的历史错误。相反，二战后的德国利用欧洲一体化的趋势，日本则利用美国在朝战、越战期间的军事订货和技术转移等历史机遇，成功地实现了重新崛起。

关于战略机遇期和战略十字路口的再探讨

历史证明，战略机遇期是客观存在的，能否抓住并延长战略机遇期则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战略判断正确与否，是由主观因素决定的。许多大国崛起过程中都曾有过“战略机遇期”。而成功崛起的大国能够不断延长战略机遇期，而崛起失败的大国都发生过战略机遇期中断。“战略十字路口”就是战略机遇期延长或中断的关键时刻，它可能改写一个大国崛起的路线图。问题在于“战略十字路口”的判断失误，往往出现在力量过度膨胀而导致的冒险战略选择中。

二、“战略十字路口”的中国实践

当代中国获得了世界各国所羡慕的发展机遇，这是不争的事实。与其说这是天赐良机，不如说是“孔明借东风”。这个“孔明”，就是用邓小平理论来观察世界大势的中国共产党人；这个“东风”，就是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但是，如何“借”，就是一门很有讲究的学问。

笔者同一些美国战略家对话时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有这么多战略智库，还有你们自诩世界上最好的决策机制，却在冷战结束后再出现战略失误；而中国在最近 30 年来虽然有个别小失误，但是战略判断和发展道路基本正确，是否证明中国的决策模式以至政治体制比美国更有效？这些战略家们明知，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美国没有抓住“战略机遇期”，问题恰恰出在战略判断和决策机制上。但是，要他们公开承认这一点还是不容易的。我的回答却很简单，因为我们有邓小平理论，你们没有。日本学术界坦率地承认这一点：中国有邓小平，日本没有。

中国成长的国际经济政治空间

邓小平确实是善于抓住战略机遇、实施战略突破的高手。从解放战争时期挺进大别山的战略突破，到“文革”后期“以整顿为纲”的政治突破，再到“实践标准”的理论突破，都体现了邓小平捕捉战略机遇的敏感和果断，其战略家的胆略和远见非同一般。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在耽误了10年至20年的发展时间之后，如何迅速赶上世界时代潮流，需要抓住什么样的战略机遇？邓小平的战略判断力此刻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首先，邓小平把“和平”作为实现战略机遇的先决条件。他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一直在观察和判断“世界大战是否可以推迟甚至避免”，最后的结论是“和平的力量超过战争的力量，世界大战打不起来”。邓小平做出这个结论是相当谨慎的。他先提出“推迟十年”的设想，到80年代中期提出“再推迟十年”的判断，最后得出“本世纪末战争打不起来”的结论。这个判断比冷战结束整整早了10年以上。也就是说，中国比其他大国提前10年做好了冷战结束后的战略调整准备，为“翻两番”战略目标争取到了20年的和平环境，即“第一个战略机遇期”。

其次，邓小平把“发展”作为抓住战略机遇的归宿。20世纪80年代初，他就判断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商品要找出路，中国可能获得几百亿、几千亿美元的国际资本投入，这是中国发展的难得机遇。这个判断也比印度等发展中大国早了将近20年时间。在经济全球化高潮到来之前，中国已经制定了全方位开放战略，从特区、到沿海、再到内地形成中国开放的三波浪潮。中国与所有国家形成共同发展机遇和共同利益，使中国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根本改观。

再次，邓小平敢于迎击危机、善于把危机转变为机遇。20世纪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从北京风波到东欧风波，再到苏联

关于战略机遇期和战略十字路口的再探讨

解体，出现了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低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严峻考验。在这样的形势下，邓小平力挽狂澜，打出两张战略王牌：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二是“浦东开发开放”，并称其为“本世纪的最后机遇”。当那些国家忙于“休克疗法”时，中国又赢得了10年时间，创造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奇迹。

邓小平对于战略机遇期的判断和利用为中国共产党人树立了思想和实践的楷模。邓小平以后的中国领导人表现出同样高超、灵活的战略艺术，在利用和延长战略机遇期的实践中创造了一系列新的成功案例。例一：中国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采取了两大战略对策：一是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二是在香港阻击国际金融大鳄，既承担了中国的国际责任，又捍卫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于是，这次危机转化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空前发展的战略机遇。例二：2000年左右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中国能否承受扩大市场准入的各种冲击和压力，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中国领导人根据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当机立断，“入世”早比晚好，大步跨入了WTO的门槛。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国能够承受进入世界贸易体系的考验，“入世”为中国迅速成为世界贸易大国并融入国际体系提供了重大机遇。例三：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世界为之震动，中国领导人在第一时间向美国总统布什表示慰问。中国不仅严厉谴责国际恐怖主义是全人类的共同敌人，而且在各方面有效地配合国际社会的反恐行动。“9·11”事件成为中美确立战略共同利益框架的重大机遇，这对于冷战后国际体系转型具有深远的意义。通过成功捕捉机遇，中国第一个战略机遇期稳固地得到延长，成为与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配合的第二个战略机遇期。

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就是这样创造出来并得以延长的。简单地说，就是提前10至20年准确判断了世界政治经济的基本走向，